

韦克：不远万里征程路 亲力亲为

王帅 撰稿

智春山 杨伟平 史料提供



1955年，韦克在鞍钢工作期间留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1942年，在广西柳州中学一间教室里，一曲悲愤的抗日流亡歌曲久久回荡，一个叫韦克的青年站在书桌上，打着节拍，带领着几十名同学齐声高唱。这群生长在广西的孩子们纵然不知那遥远的东北是怎样一番景色，但已经燃烧了大半个中国的战火却已深深触动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万分愤慨。

歌声还在继续，韦克唱得愈加响亮，拍子打得也愈加用力——此时，怒火也在他胸中熊熊燃烧。

突然，一名同学推门而入，大喊着国民党宪兵队来抓捕韦克，叫他赶紧撤离。韦克赶忙和同学们收起屋子里的大字报和条幅，眼见着宪兵已渐渐逼近才从后门离开。他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巷子中，不时看到三五成群的宪兵押解着学校里的进步教师和学生离开。虽然这已不是韦克第一次遭到追捕，但此次的规模要远大于以往，国民党宪兵已在全城抓捕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的阴云再次滚滚而来。

柳州无法容身，韦克被迫暂时回到融安县板榄村的家中躲避风声。自从1940年加入共产党以来，他鲜有时间回家，这次却无所事事地在家停留数日，其父母感到奇怪。恰巧一日从柳州回来的亲戚私下告诉家里说韦克被通缉了，这时父母才恍然大悟。其母火冒三丈，心想自己这1925年出生的儿子，如今还不到17岁，是她的心头肉，现在却成了通缉犯，朝不保夕，那还得了。她怒斥儿子，叫他赶紧脱离共产党，在家务农，踏踏实实过日子。韦克一再给母亲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母亲虽也理解，可说死也不松口。韦克无奈，背上行李再次离家。临行前，父亲一旁安慰，母亲含泪将一包干粮塞给儿子，告诉他一定要平安回来。韦克强忍着泪水，转身离去，母亲那殷切的嘱托和悲伤的哭泣声久久回荡于他的耳畔。

离开了融安县的韦克悄悄回到柳州二中，同学得知他平安无事，个个喜出望外，但却告诉他学校已不是久留之地，国民党宪兵已经多次前来搜捕他，要他尽快离开。无奈之下，韦克被迫离开柳州中学这块工作了两年多的宣传阵地，并在组织安排下前往广西宜山县洛西、三岔等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44年，日军进犯广西，韦克奉上级指示返回家乡融安县加入到抗日游击队中，并担任融安县抗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一职。

当时融安县游击队的规模尚小，武器装备不足，物资补给

几乎都需自行解决。而日伪军占据县城，筑起了坚固的工事，并时常到周边村镇扫荡，胡作非为。一次，韦克带着游击队执行任务，遭遇正在扫荡的大队日伪军，随即迅速转移至山中。敌人将几条下山的路卡死，企图困死游击队。游击队执行的是临时任务，身上并没携带给养，韦克心想如继续拖延下去势必凶多吉少，眼下应越快突围越好，可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突围又谈何容易。

关键时刻韦克想出了一个计谋，他让队伍分成了几组“游荡”在山间，故意制造出响动，吸引敌军注意，然后留下几人原地不动，其他队员重新集合。这时山中仿佛到处是我方部队。韦克一声枪响为号，随即山中枪声四起。敌军不明虚实，以为山中隐藏着我方大批部队，四处还击却又毫无头绪，乱作一团。韦克带领游击队趁乱摸着山路安全转移，其他零星队员也相继归队。

抗日战争时期，融安县游击队与敌人顽强周旋，对当地日伪军起到了震慑和牵制的作用，最大限度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虽然敌我实力相差悬殊，但在韦克等共产党员的带领下，融安县游击队不但没遭受过严重打击和损失，反而在斗争中不断壮大了抗日力量，稳固并扩大了融安县的抗日根据地。其间，韦克因屡立奇功多次受到军分区的表扬和嘉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韦克被上级先后委以中共融安县北区特别支部书记、中共融安县工委委员、柳北武装工作队总队六大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务，积极开展扩大武装、巩固根据地、建立政权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韦克调任百寿县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主抓土改工作。在解放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土改成为了当时工作的重心。对于农民基数庞大的中国来说，不搞好土改工作，不解决好农民问题，一切都是空谈。然而对于千百年来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农民来说，这项工作的进行又谈何容易，而对于相对偏远的广西，情况更加严峻。

韦克当时所在的百寿县山区众多，杂居着壮、苗、瑶、侗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开展工作不但要克服长途跋涉、语言不通、民族关系等难题，还要克服反动分子的干扰和破坏。有时，一些思想顽固的地主纠集当地地痞流氓与土改工作队对抗，直接影响了当地农民的积极性。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韦克都要从大局出发，要求队员们要耐心教育，让农民们感受到党的真诚，得到土改的实惠。“我们共产党一心为民，农民终会理解的嘛！”韦克经常对他人这么说。可对于顽固不化的地主乡绅和破坏分子，他也绝不姑息，坚决打击。在工作中，韦克张弛有度，不但保证了土改工作的正常进行，更起到了宣传党的政策的作用，加深了人民对党的认识和支持，赢得了当地农民的信任。

1950年，鉴于韦克在土改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上级委派他回到家乡融安县担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一职，并继续主抓土改工作。本已在此工作上积累了大量经验，又回到了家乡故土，因此融安县的土改工作在韦克的带领下，进行得异常顺利。其间，韦克因成绩突出被上级给予甲等功一次。

1953年，韦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54年末，前往东北的鞍钢支援建设，至此在中国华南工作多年的韦克不远千里踏上征程，赴当年歌声中唱到的东北，进入到工业战线，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没有硝烟的征程。

抵达鞍钢后，韦克先后被委以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代书记等职。在三年的工作中，他深入到基层之中，结识了无数工人师傅，充分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无私和伟大，激发出他无限的工作热情。1958年，全国号召支援包钢，韦克第一时间请缨。随后，上级决定委任其为包钢焦化厂党委书记一职。

建设之初，除老城外，包头几乎还是一片茫茫荒原，人烟稀少。这里的生活条件同鞍山相比艰苦了不少，尤其是在冬天，风雪过后，通往包钢的路上便出现了壮观的一幕——在通往厂区的钢铁大街上，无数包钢工人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慢慢前行。他们互相搀扶着，拉拽着，跌倒了就再爬起来，渴了干脆就直接抓把雪放在嘴里。而在这缓慢行进的钢铁大军中就包括韦克。他们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只为了能尽快让包钢拔地而起。

钢炼得好坏，焦炭质量很关键，包钢想要尽快出钢，焦化厂的顺利建成和投产就显得格外重要。虽然韦克已经在鞍钢历练多年，经验丰富，但从一开始他就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无比。伴随着迷眼的风沙和

工人们嘹亮的号子，伴随着没日没夜的奋战和油灯下韦克夙夜的辛劳，包钢焦化厂4号焦炉的基础工程提前完工，其他车间也相继建设起来。1959年4月，被公认为能力突出，任劳任怨的韦克在包钢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包钢党委候补委员。5月22日，好消息传来，焦化厂4号焦炉提前顺利投产，为包钢产出第一炉焦炭。9月26日，在周总理的见证下，包钢的第一炉钢水从1号高炉中迸溅而出，成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年的献礼，也结束了内蒙“寸铁不生”的历史。那一刻，韦克作为无数默默奉献的钢铁人之一，激动不已。

1960年起，韦克先后担任中共包钢党委宣传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常委、包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73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韦克恢复工作。此时的他虽还不到50岁，可长年累月的劳累和煎熬已使他疾病缠身。当时包钢的生产已受到极大的影响，焦化厂的局面更是糟糕。当时“全国看包钢，包钢看焦化”的口号已经响起，然而焦化厂这块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敢接。随后公司经慎重研究，认为只有曾为焦化厂立下汗马功劳的韦克能担此重任。得知此消息，家人一度反对，担心繁重的工作让韦克加重病情，可韦克心中哪能放下他那那朝夕相伴、艰苦奋斗过的焦化厂。于是，不久后，焦化厂的老职工们在阔别十几年后又见到了当初的老领导，虽然此时的韦克已憔悴了许多，苍老了许多，但工人们仍相信他必能带领焦化厂扭转局面。

韦克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最怕的就是高温，可再次上任后，号称“火焰山”的焦炉旁便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有几次，他曾晕倒在焦炉旁，众人劝他赶紧去医院好好检查，他说自己当年也是带兵打仗的老革命，哪有那么金贵。可众人都知道，韦克的身体状况不佳，亲力亲为的他就是想看着焦炉多出焦。

1978年，韦克调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担任冶金工业部桂林地质研究院党委书记一职。1980年，因身体原因离休。1988年，操劳了一生的韦克因病逝世于桂林。

中查看相关专题。
码，在本报微信公众号
图片，请扫描右侧二维
想查阅更多历史



鞍钢日报微信